

國民叢刊之十

禮運大同篇注釋

2

中央印務局印行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  
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  
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  
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  
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  
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孫文





禮運大同篇注釋

禮運大同篇，文簡而義至宏奧，必須參攷禮運篇內前後文字與大同理論有關者，互相發明，纔能有深刻的瞭解。茲並加節錄，依原次序，低一格附于大同篇前後，並加簡明解釋，以便讀者研究。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

蜡賓解釋見後析義，

事畢，出遊於觀之上，

觀義見後析義，

喟然

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

嘆魯義見後析義，

言偃

即子在側，曰：「君子

何嘆？」

孔子指孔子，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

大道義見後析義，即天下之人

三代之英，

英是英華特出的意思，三代之英，即禹湯文武成周六君子之治，

丘未之逮也，

逮及也，

而有志焉。

志是志願，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

天下人心，公正無私，天下爲全體人民所公有公治公享，

選賢與

即能，

賢能是有德行才藝能任

事執政爲大衆謀福利的人，講信脩睦。信是誠信不欺，睦是親睦和善。故人不獨親其親，愛吾之親，以及人之

親，即孟子所謂老吾老以人之老，是孝道達于天下，不獨子其子。愛吾之子，以及人之子，即孟子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慈道達于天下，使老有

所終，老者安之，皆得奉養而善終。壯有所用，用各當其才，無廢人。幼有所長，少者懷之，皆得保育長

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矜同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廢是殘廢的人，疾是患病的人，此六者所謂天

民之無告者，必使有瞻養。士農工商，各安本分，各守其職，不相侵越。男有分，各守其職，不相侵越。女有歸。婚姻及時：家庭和

貨，財惡其棄於地也，開發利用，地盡其利。不必藏于己。財貨公有，私人不能獨佔。力，力惡其不出

於身也，勞役之事，不偷懶躲避。不必爲己。努力爲公衆，不爲私己。是謀閉而不興，謀者所以謀其私，而爲

損人利己之事，天下之人，盜竊亂賊而不作。不公則不平，不平則怨，怨則爭，故有盜竊

大盜竊亂，故外戶而不閉。無盜竊亂賊，故門戶僅以禦風寒。是謂大同。大同義見後析義。

賢能之人選，決於全體人民公意。由人民公選之賢能爲之君師，而施講信脩睦之教，故孝慈之道達于天下，老幼孤獨鰥

寡廢疾無不得所。由人民公選之賢能執行政令，故能使天下之人無不盡其才，而各守分內之職；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又能使貨不棄于地，又不藏於己；力必出于身，而不爲己；因收謀閉不興盜竊亂賊不作之大效。故大同之治，實民主政治之極則。

今大道既隱，

隱是隱藏不見，大道未嘗遠人，永不消滅，人不知行之，遂若隱匿。

天下爲家。

家有私意，人人徇私忘公，不能選賢舉能。

政治不能民主，天下遂爲一姓之私。

各親其親，

愛及於己親而已。

各子其子。

慈及於己子而已。

貨力爲己。

貨

私有，力爲私謀。

大人世及以爲禮。

大人爲天下之君長，世及謂子孫相傳，以此爲禮制，所以防爭亂。

城郭溝池以爲

固。

以防盜賊劫奪。

禮義以爲紀。

明禮義以教天下之人，以爲天下經紀，格人心，防禍亂。

以正君臣，

以禮正之。

以篤父子，

以禮篤之。

以睦兄弟，

以禮睦之。

以和夫婦。

以禮和之。

以設制度，

制

即禮之實施，以爲人民軌法。

以立田里。

田里爲人民生活所託，必爲立制度以防爭奪。

以賢勇知，

有勇力知慧者，能爲國效用，君以爲



賢，以功爲己。人莫不欲小己之富厚逸樂，故人君因其有功于國，而爲爵祿慶賞以優之。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

起。兵因勇起，謀緣知作，私欲不除，勢所必至，禮義制度，不勝防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

選即英選，此謂天下爲家之世。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自謹于禮而後能以禮治人。以著其

義，義爲禮之質，著即明，以禮明義。以考其信，考即成，信謂誠信不欺，禮義皆以誠信成之。著有過，不由禮者有過，刑

仁，禮本於仁，即爲禮讓，仁則，刑即則，講讓，禮主遜讓，明禮以勸讓則不爭。示民有常。禮爲人生日用之常道，如有不由

此者，此亦謂禮義，由即行，在執者去，執即勢字，謂勢位，在勢位之人不行禮，必有罪而不能安于其位。衆以爲殃。

無禮之人居勢位，必禍國殃民，是謂小康。小康義見後析義，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

也！」由前所言，知禮爲治國平天下之急務，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

人之情。禮本天道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天道即大道，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因禮即人類生活必由之大道，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即視，

禮即急，是故夫禮必本於天，禮本於天，見後析義。殺於地，殺即效，大地萬物，森羅布列，秩序井然，即禮之效。

列於鬼神，人與祖宗父母，精神相通，無間生死，鬼為體魄之歸，神為功用之伸，人物皆然，而功用不滅，鬼神禮樂，幽明一理。達於喪祭

射御冠昏朝聘。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禮之大端，達謂達于天下。故聖人以禮示之，示民以禮。故天

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民知禮，則易教。

故聖人耐古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天下大同，和平安樂，老幼男女，雍睦相

助，如父子兄弟一家之親，上下交孚，誠信相感，如耳目手足，分工合作，痛癢相隨，是謂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意即空洞的幻想，不能實現。

必知其情，知天下人情喜樂，憂怨愛惡之故。辟於其義，辟即開，義者人情之所宜，既通知人情之故，即能制其義以開導之。明於

其利，深明如何而後為天下之公利。達於其息，曉達何者為天下之公息。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與生俱來。何謂人義？父慈，

子孝，兄良，弟弟，同梯。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

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七情得治，而後情欲無偏，好惡得平，不以私害公，乃能選賢舉能，十義得脩，而後老有終，壯有用，幼

有長，矜寡孤獨廢疾者有養，男有分，女有歸，講信脩睦，即是脩十義之事，尙辭讓者，寡屈己以崇人，無損人以利己，如此自無爭奪之事，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而天下大同，禮者本天道以治人情之具，禮爲義之實，禮以謙恭遜讓爲事，故曰舍禮何以治之，讀此知大同之治，根本在禮，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大欲卽人利所在，大惡卽人害所在，故欲惡者心之

大端也。七情可統于欲惡二者，故爲心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

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禮能順人情，盡人欲，故由禮則情暢欲得，利

興害除，不由禮則情不順，欲不得，好惡不平，而人害興，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大一義見後析義，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

爲四時，列而爲神。天地高卑之分立，陰陽剛柔之變化，四時生殺之逆行，鬼神幽明之序列，皆禮之象也，其降曰命。



中庸：「天命之謂性，」命卽性也，降者降於人，猶言賦於人，其官於天也。宮卽管，官於天猶言本於天，此以上申明禮以承天道，夫禮必

本於天，本於天義見後析義，動而之地，萬物受氣于天，稟形於地，列而之事，禮寓於人事，變而從

時，禮時爲大，協於分藝，藝卽理，分理卽義，義，宜也，下文曰：「義者藝之分，」其居人也曰養。荀子曰：「禮

者養也」，又曰：「禮所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貨卽惡業於地之貨，力卽惡不出於身之力，貨力以行禮，故能不私於己，禮尙辭讓，飲食所以養人身而敦親睦，故曰：「凡禮之初，始諸飲食」，故禮義也者

，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也。卽禮以養人之義，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包括一切人事在內，此以上申明禮以

治人情，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達天道者，達天道於人事，順人情者，順人情之天則，天則卽天道也，天道人情，一而

二，二而一，互相離失，則天道荒而人情失，所以通之者禮耳，寶者，相通之孔道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

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卽前文所謂：「如有不由此者，在缺者去，衆以爲殃，」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義之柄卽禮，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

。此以下暢言禮以脩禮以耕之，禮爲耒耜，陳義以種之，義爲種子，講學以耨之

，學爲耘耔，本仁以聚之，仁爲和風甘雨，春溫秋肅，禾稼得以成熟，乃聚之倉廩，播樂以安之。禾熟年

樂，而人以安。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協即合，義即人情之所宜，協諸義，即合於人情所安，則

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從宜，可因時變革，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

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

者尊。禮者仁之說，義之實，是事物分理所在，順之道也，得之者，謂得此禮，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

。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

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

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

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身脩父子篤，兄弟睦，

夫婦和，家之肥也。家齊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

正，國之肥也。國治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

，大夫以法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天下是謂大順。大和太平，人情極順，不相悖害，謂之大順，故大順即大同。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

鬼神之常也。天下之人養生送死事鬼神之事，無不順於理，當於情，是即前文「示民有常」之常道。故事大積焉而不苑

，苑即滯，並行而不繆，繆即悖，細行細微之而不失，不疏深深闢難明而通，不塞

隔茂密，而有間，疏而不連連相因之而不相及也，各成其章，不動變動而不相

害也，不相妨此順之至也。極和極順，極公極平，有分有理，有秩有序，各安其

無無疏忽，無凌犯，無悖害，無滯素，即大順之境，即大同之境，故明於順，然後能危守也。守危乃得故禮之

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不同不豐不殺，謂禮

無過無不及，持情者，拱持人情，使於大順，故聖王所以順；於大順，山者不使居川



，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敵也。

居山者利其禽獸，居渚者利其魚鹽，居中原者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不

遷徙勞敝之，則民安樂無患，若民失其所利，則窮困而邪濫，

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

水火金木飲食，皆天地所生貨財，所以養人，用之

以時，則貨不廢棄，又不匱竭，民生以裕，

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

合男女頒爵位當年德，故男有分，女有歸，壯有所

用，賢能皆得選舉，

用民必順。

民之力出於其身，而用之必順其時，

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

妖孽之疾。

天下大順，陰陽調和，百物無害，所謂天地位萬物育，

故天不愛其道，

天道人類所共由，是天無私，

地不

愛其寶，

財貨資物，無不開發，利用，是地無私，

人不愛其情。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情志相通，天下爲一家，是人無私，故天

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在郊，

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

極言大和太平大同大順，天地萬物無不得所之象

則是無故；

非有他道，

先王能脩禮以達義，

禮順人情而制其宜，

體信以達順故。

信是誠實無妄，順是萬物得所，信是中，順是和，體信即致中，達順即致和，信者忠信，爲禮之本，體信即體禮之本，

此順之實也。

大順之實功，即大同之

實功，

## 禮運大同篇析義

### 甲、禮運大同篇的來源和研究的方法

西漢武帝宣帝時代，有一位研究儀禮之學的學者，姓戴名聖，輯錄孔子的門人後學和先秦諸子所作的論道論學論禮樂解釋儀禮精義補充儀禮條文的文章，共四十九篇，成一部書，名爲禮記，後世稱之爲小戴禮記。（因爲另外有一部大戴禮記，是戴聖的叔父戴德所輯錄的，和小戴記不同，現在亡佚一半，只賸了二十九篇。）禮運就是小戴禮記的第九篇，全文共約三千多字。所謂大同篇，又是禮運的篇首一小段文章不過一百二十幾個字，是孔子對子游說的一段話。要窮究孔子說這一段話的動機，必須看看禮運篇的原文。禮運篇開始說：「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

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蜡是每年十二月索祭萬物之神而合饗之的一種祭禮名稱。索就是求。萬物之神，指有功德于民者，如先嗇，（即神農）司嗇，（即后稷）田峻，（即田大夫督農事者）貓，（食田鼠）虎，（食田豕）坊，（所以防水患）水庸，（即水溝）昆蟲（有害于禾稼）之類。祭之，所以報之。每年舉行蜡祭，同時必定舉行宗廟祭祀，名爲臘祭。孔子那時在魯國做官，應當參與祭禮，爲助祭之賓。所以說「與于蜡賓。」觀是宮闕，亦稱爲「象魏」是魯國歷代政府公佈國家的法律憲章使人民都可以觀看的地方。魯國係周公之後，周公的兒子伯禽始封于魯。周公有大勳勞于周至，成王特別准許伯禽以天子的禮樂尊祀周公，其他的侯國都不能援例。周公當日所制定興作的禮樂制度典章文物，也是魯國保存得最多。但到孔子的時候，周室東遷，王綱解紐，命令所及，不出王畿，諸侯紛爭，五霸



疊起。魯國雖然是文化古國，國勢尤極衰微。魯君懦弱無能，三桓（孟氏仲氏季氏）專恣，政在家門。賦斂繁苛，強隣侵逼，民不堪命。至於禮樂祭祀大典，都徒有其名，而禮儀器物，多不能備。敬意更是蕩然無存。孔子參與祭祀，耳目所觸，不克感慨。出來走到宮闕，是魯國懸示舊章的地方，又想到當時政治典章的腐敗不修，更增傷感。所以喟然而歎。記者說他是嘆魯，可謂一語道破。言偃就是孔子的弟子子游，他在孔子旁邊，聽孔子歎聲，不免疑問其改的理論和理想，一齊向子游傾訴。乃有這大同小康以及禮運全篇文字，似是子游或者子游的門人事後記錄而成的。所以禮運大同篇的來源，是孔子不滿當時的政治現狀，心有感觸，發為議論，理想非常崇高，情辭極其沉痛深切。本不是無因而發的悅耳玄談，也不是完全脫離現實的紙上空論。我們必須參合禮運篇中與大同小康意義。

有密切關係的理論，加以緻密的思考，又須將小康與大同兩段文字作比較研究，然後對於孔子大同的思想，纔能有比較深刻的了解。決不是僅僅閱讀大同一段一百二十餘字，就算完結。這是讀者應當特別注意的。

## 乙、「大同」的含義

大同篇開始就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末尾又說：「是謂大同。」所謂「大道」，就是全世界人類共同必走的一條「大路」。全世界人類貧富貴賤昏明愚智美惡好醜以及種族語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萬有不齊。然而有一件絕對共同需要的東西，就是「生活」。所謂大道，就是人類達到共同「生活」目的底一條大路。換句話，從這條大路走，纔得生。不從這條大路走，就不得生。因爲是人類生活所必走的道路，當然人類日常生活沒有一時一刻能够離開他。

所以孔子說：「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管子也說：「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這條道路既是人生所必由的，也就是全世界人類所共同必由的。換句話，就是全世界人類所共有而共享的。因為是人類所共有而共享的，所以是「天下之至公」。因為是人類所共同必由的，所以又稱爲「大同」。然則「大道」「大公」「大同」三者，名辭雖異，而揆其實際，含義是一樣的。後漢儒者鄭康成注禮記，解釋這「大同」二字最好。他說：「同猶和也，平也。」大同就是大和大平。我們全人類的唯一共同需要是生活，而「和平」就是能够生活的必要條件。所以「和平」是全人類所共同祈求共同想望的。只有全世界人類共同遵循這一條生活必由的大道向前進，纔能得到「大和」「大平」。古代「大」與「太」本是一字，所以「大同」也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常語「太平」了。想天下真正太平，惟有

實現孔子大同的理想。前面說大道是全人類共同必由的生活大路，這條大路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古代「性」字與「生」字相通，「性」就是一生之理，也就是「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人之「生」是稟賦於天的，所以這「生之理」也是稟賦于天的，「天命之謂性」，就是這個意思。管子說：「順理而不失之謂道」。「理」就是「生之理」，也就是「性」。管子的「順理」，就是中庸的「率性」。順理即成大道，所以有「性」即有這條「大道」。是與「生」俱來的，不是後天做作的。是人類自然要走的，却不是強迫的。左傳說：「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庸說：「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又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這個「中」也就是「性」。詩經說：「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這個」則「這個」懿德」也就是「性」。所謂「懿德」，也就是大學裏面的「明德」了。有人生就有這個「性」，所以說「有物有

則」。這個「生之理」是全世界古今人類所同具的一件東西。同時耳目口體色聲香味飲食男女之「欲」，也是與「生」俱來的。「欲」與「性」又不可分離。「生之理」也可以稱爲「欲之理」。人的「性」本來是「至善」的，「凝靜」的，感于外物（就是與外面的環境接觸而相感）而動，就發爲喜怒哀樂愛惡之「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以有「性」就有「情」，「生之理」又可以稱爲「情之節」。性本至善，性之發動爲情，本來也是和而不流，純粹至善的。古今中外，聖賢凡愚，同有這個「性」，同有這個「情」，同有這個「欲」。孟子說：「堯舜與人同耳」。又說：「聖人與我同類者」。又說：「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又說：「欲惡者，人之同心也」。又稱贊大舜爲「善與人同」。易經繫辭傳也說：「吉凶與民同患」。又說：「天下同歸而

殊塗」。同人卦說：「同人於野亨」。我們平常都說「對人要有同情心」。情本來是人類所同具的，所以「同情心」是人與人之間相交相感的一件必要的東西。「性情欲」既是人類所同有，所以惟有天下之人，性皆得正，情皆得遂，欲皆得所，然後纔能真和真平。真和則無怨，真平則不爭。因為無怨，所以不爭。於是天下太平，而稱之爲「大同」之境。「性情欲」是天下人類之所同具，而不是一二人之所獨具，所以是天下之大公，而不是一二人所得而私。必須「天下爲公」，人人存公心，尙公德，謀公利，不以私害公，不損人以利己，然後纔能使天下的人，性皆得正，情皆得遂，欲皆得所，而達於至和至平之域。這個「天下爲公」的道理，也就是前面所說全世界人類共同必走的一條生活大路了。試看今日世界，國有大小強弱，民族有優劣多寡，人有智愚勇怯，階級有貴賤貧富上下苦樂勞心勞力，這本是無法齊同的。然而土地大小不得其平，物資

多少不得其平，物質享受不得其平，生活環境不得其平，政治待遇不得其平，法律保障不得其平，賦稅擔負不得其平，教育機會不得其平，於是國與國爲敵，民與民爲仇，階級與階級鬥爭，兄弟鬩牆，夫妻反目，「悖逆詐僞之行，淫佚作亂之事」，充盈於人間。「強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爭奪殺戮，殘賊吞噬，永無窮時，人類勢將滅絕。究其原因，不過樂記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七個字。天理是公，人欲是私。天下的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各欲滿足其一己的私欲，而不知人亦有欲。因之七情之發，流淫失正；性德之善，漸致汨沒。人失其所以爲人之理，而下同於禽獸。然而現在世界各國祈求盼望和平安樂的心，與一千七百年前孔子時代的人，並無絲毫殊異。實因人類共同需要的「生活」，並無古今之殊。孔子所說的「大道」，仍然是今日世界人類所共同必走的一條大路。



。我們所以要研讀禮運大同篇，其意義也正在此。

### 丙、孔子的政治理想與懷抱

孔子一生，周遊列國，欲行其志，而終不見用於世。孟子說他「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又說他「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莊子說他「干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鈞用」。因爲他的「道」太大，當世莫能容。然而他饑餓困厄，屢至危殆，豪不灰心消極，仍然栖栖皇皇，不違寧處。這決不是僅爲一身富貴榮祿謀，而是有一種內在的高度的原動力在那兒推動。這原動力是什麼呢？就是他對於當時人類的極深厚的「愛」，極真切的「同情」，和他對於政治的偉大的懷抱和崇高的理想。他真能通天下之民志，知民生疾苦之根源，而以拯救斯民實現大和大平爲自己的職志。他這種懷抱和理想，紀錄在論語和其他先秦典籍裏，很多很多。

而最具體最簡括的表現，莫過于禮運大同篇了。禮記大學一篇，是孔門弟子述孔子教育宗旨的全體大用，是儒家學術思想的精英。和禮運大同篇關係最切。大學開端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德」是天賦與人的純美光明的性德，也就是前面所說的「生之理」。因爲是天赋與的，所以莊子又稱之爲「天理」。這是天下人類所同具的。我自己能昭明我本有的明德，就是所謂「脩身」。能脩身纔能齊家。能齊家纔能治國。能治國纔能平天下。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親民」。親是仁愛的意思。爲什麼大學之道，既要明明德，又要親民呢？因爲我與人，己與物，都是天之所生，具有同一的性德，同有生活的欲望，是一理相通的。「物」實際包括在「己」的範疇之內。家國天下的事，都是自己分內的事。所以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矣」。明明德是成己的事，親民是成物的事。脩身是成己，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成物。必定能成己而

後纔能成物，也必須能成物而後纔算真正的成了己。中庸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孟子也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就是大學所謂「至善」。反身而誠就是明明德。明明德親民，都要止於至善之域。至善之域，也就是大同的境界了。大學又說：「明明德於天下」。因為天下之人，同有此明德。所以惟有明明德于天下，而後可致天下平。天下平就是大同。儒者之學，以成己始，以成物終。以正己始，以正人終。以脩己始，以安天下終。以自明明德始，以明明德於天下終。中庸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中和就是明明德於天下，天地位萬物育就是大同。孔子一生，栖栖皇皇，坎軻不用，年老歸魯，每次和哀公見面，總是娓娓不倦的陳述治國治民的根本要道。仁心苦口，熱腸偉抱、千載如生。這正是儒家偉大精神的典型。豈像後世的學者，抱道杜門，

專專自守，或辭章訓詁，一得自嬉。只圖後世之名，不管當時治亂嗎？再就論語來研究：公冶長篇：「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和禮運大同篇「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含義不是完全一樣嗎？他這個「志」，不就是禮運大同篇「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之「志」嗎？季氏篇，孔子對冉有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均」就是「平」。天下的人，生活欲望，物質享受，盡得其平，自然沒有貧富苦樂的懸殊。天下的人，和樂相處，相親相助，如一家兄弟，更無孤獨寡陋之憂。能和能平，天下自安，更無危亡傾覆之患。這豈不完全是禮運大同篇的理論麼？顏淵篇：「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又：「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無訟」，「不竊」，正是禮運大同篇中所描寫的境界。大和大平，自然沒有爭訟，沒有盜竊。然而必須爲民上者自己不欲，而後可以使民不竊。這也就是正己而後物正的意思。子路篇：「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這和堯曰篇「公則悅」的意義相通，足以證明「公」德爲大同的基礎，而是全國上下所應共同遵守的。雍也篇「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憲問篇也說：「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能脩己以安百姓，能博施濟衆，纔能實現大同之治。雖唐虞之盛，孔子猶以爲未能達此，可知這是孔子最高的理想了。然而理想並不是幻想，而是的確可以實現的。所以憲問篇：「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仁」

就是「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就是人類「同情心」的根源。有這一個「仁」心，人類情志纔能相通相感，纔能和乎相處，纔能勝殘去殺，纔能生存悅樂。「必世而後仁」，就是說必定要三十年纔能使天下和平。王者是仁德純備，又能博施濟衆的人。善人也就是仁人。何以要三十年或一百年纔能有成效呢？因爲世亂太深，人心汨沒太甚，積重難返，必須經歷長時期的感化熏陶，教導誘勸。然並不是無窮期。述而篇：「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顏淵篇：「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仁」之易致如此，關鍵只在自己是否「欲仁」，是否真能「克己」。子路篇：「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他已直捷自認有這種把握。如能行其志一年，（就是期月）就可以樹立綱紀。三年，就卓有成效可觀。假使繼續行之三十年，以至百年，還有不能實現大同之治的道理嗎？他既有這種確定的把握，自然迫切的希望能實現。所以陽

貨篇：「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佛肸召，子欲往」。公山弗擾和佛肸都是當時魯國的叛臣，而孔子願意應他們的召。子路不了解孔子深衷的苦痛，發生懷疑。孔子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沈痛懇切，無以復加了。微子篇；長沮桀溺勸孔子避世，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偉大的懷抱，仁厚惻怛的情辭，千載如見。「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人不可避，世尤不可避。我之至誠至仁，必能感動天地，昭蘇萬物，致天下於大同之境。雖終其身道不能行，而信念愈堅，努力不懈。憲問篇：「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知其不可而爲之」一語，說中了孔子的深衷。這個門者，可謂能深知孔子了。讀者就這些地方細心玩索，委曲體會，然後知孔子觀上喟然興歎，對子游



陳述他的政始理想和實現的方針，並不是無病呻吟，高言欺衆。也更不是後世的人所能虛構僞造而假冒孔子以爲名了。

### 丁、大同與小康的關係

大的反面是小，同的反面是異，公的反面是私。生命情欲，人人同有，本是大下之公。然而每個人各有其生命情私，所以又是一人之私。這個公與私，本來是並立而不相妨礙的。人人各盡其私，而不妨害他人的私，是卽大公，是卽大同。人人存公心，尙公德，謀公利，徇公忘私。公利溥，則一己之私亦隨之而得滿足。反之，知有私而不知有公，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己有生命情欲，而不知其爲人人所同有。於是徇私害公，損人利己。己本與人同，而偏自立異。本極其大，而自局于小。其結果，紛爭劫殺之禍起，而一己的生命亦隨之消滅不存。古代道經上有兩句名言：「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道心」就是「生之理」，就是「天命之性」，就是「天理」，就是「明德」，是至善至公的。「人心」就是與生俱來的飲食男女種種「物欲」，亦稱「人欲」。這個「人欲」，本無不善；但是極易流為不善。本亦天下之公；但極易錯認為一己之私。一旦錯認為一己之私，必陷于不善、而足以自掩其明德，自虧其天理。所以道心極其精微，而人心則大有危機。人類雖然同具明德之公，而每每不能自勝其人欲之私。每遇公私交爭，理欲對抗的情境，總不免私勝公，欲勝理。差以毫釐，謬以千里。馴至私欲日益擴張，生理日就汨沒。正如樂記所說：「好惡無節於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自有史以來，時代愈後，文化愈進，民智愈開，生事愈繁，人欲愈肆，爭奪詐僞愈甚，人類生命愈危。若不設法轉移變化，防閑抑遏，提醒人類本

心的明德，維持世界共同的和平；則大勢所趨，如火燎原，不可嚮邇了。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不得不因勢利導，已亂息爭；創世及之法，興禮樂之教；設制度，立田疇，置城郭，濬溝池，講孝弟，崇信讓，賢智勇，獎功勞，罰有過，禁劫奪，示以常道，感以大德。這樣纔能使天下之人，和平相處，並生並存，免殘賊之禍，獲家國之安。所以稱之爲「小康」。然而夏商周三代，除了開國聖君能致數百年或數十年的太平外，其後代繼體之治，不仍然是治亂疊乘，紛爭無已，而終不免于兵戎劫殺之禍嗎？禮法制度，防閑檢束，智力既尙，變詐應之而生。所以說：「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設若一旦毀棄了禮法，鬆弛了防閑，不特天下不安，在位者亦必遭受禍殃，斥逐而去。所以又說：「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小康與大同之所以不同，不難從這些地方去體會。然而孔子先講大同，後說小康，是不是有崇大同而細小康的意

思呢？「大」是全體，「小」是個體。「大」是「小」的總合，「小」是「大」的單位。「同」是「和平」，「康」是「安」。單位個體不得安，如何能獲得全體總合的和平？試看他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就是大同。三代之英，就是禹湯文武成周六君子之治，也就是小康。這兩者都是孔子之所志。難道他還會有兩個不同之志嗎？三代之英所行之道，不就是「大道之行」那個大道麼？天下古今人類所必由的一條生活大道，禹湯文武成周還能棄之而別有所由嗎？以禹湯文武成周六君子的聰明聖智，治當時的天下，使天下人民都能遵行這條大道，而獲得小康之治。假使孔子處在他們的時與位，還能有什麼不同的結果麼？孔子說：「吾從周。」「吾其爲東周乎。」「禹吾無間然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路，服周之冕。」「吾不復夢見周公。」「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孔子所懷思眷慕，夢寐縈回的，不正是六君子小康之治嗎？可見他對於大同與小康，意中實無軒輊。大同是原則，小康是實效。大同是不受時代限制的政治原理，小康是在時代限制之下的政治表現。大同是理想的，小康是現實的。沒有大同理想作指導，決不會有小康之治。沒有小康之治做基本，則大同真等於華胥之夢了。現在天下，物欲橫流，殺機方熾，生民困憊，救死不贍，人類所日夜馨香禱祝者，不正是環境生活之安康嗎？

### 戊、大同與禮

大同篇是小戴禮記禮運篇篇首的一段，他和「禮」的關係密切可想而知。要研究他們的關係，應當先認識「禮」的含義。關於禮的本原，禮的定義，禮的條文，禮的功用，小戴記本書和其他經典文籍裏論述極詳，不勝縷數。而最賅括最精要的話，禮運本篇中即

已備具。禮運說：「夫禮必本於大一」。又說：「夫禮必本於天」。前面說過，「大道」就是全人類共同必由的唯一大路。因為是唯一無二，所以又稱爲「大一」。墨子：「同，異而具之於一也。」韋昭注國語說：「同，猶一也。」莊子：「一而不可易者道也。」所以「大一」就是「大道」。也就是「大同」。禮本於大一，意思就是禮本於大道，禮本於大同。率性之謂道，「性」就是「天理」。可以簡稱爲「天」。所以又說「本於天」。本於天就是本於「性」了。性之發動爲「情」。所以管子說：「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性即「生之理」，而有生即有「欲」。所以荀子說：「禮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總上所言，可得一結論：禮是本源於性命天理而用以治人情養人欲的一件東西。是人類生活必不可缺少的。所以禮運又說：「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這一句話，說盡了禮的本體大源和功

用始末。禮運全篇議論，無非反覆說明這個道理。樂記篇說：「禮者天地之序也。」禮器篇說：「禮也者，合於天時，設于地財，順于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哀公問篇說：「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左傳子太叔說：「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晏子說：「禮，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子貢說：「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劉康公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這些話都足以發明禮運篇所說的道理。有天地就有禮。有人生就有禮。有性情就有禮。有人類共同必由的大道就有禮。有禮而後天地位。有禮而後萬物育。有禮而後天下之人性得正，情得遂，欲得所。有禮而後人生暢茂，天下和平。禮卽本於大同，大同之治必由禮而後得以實現。所以禮並不是小康



之治的專有物。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又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大同小康的言論，似乎與老子這種思想相近。後世儒者因懷疑禮運大同篇是老莊之徒所假託，其實這完全誤解了。大同之治，果真絕仁棄義絕聖棄智絕孝棄慈麼？禮果真是道德仁義喪失以後的東西麼？果真是忠信之薄麼？老子本是孔子的師友，學問思想，完全相同。他這些話是針對當時末俗弊政，和俗儒不識禮意而拘執誤用禮文而發的。含義非常深遠。讀者千萬不要誤會。試看大同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既說選賢與能，還能絕聖棄智麼？如何知其爲賢爲能？如何選之舉之？如何講信？如何修睦？這中間不是大費經營，大有作爲麼？還能說是「無

爲「麼？」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這還是絕仁棄義，絕孝棄慈麼？如何使老者有所終？如何使幼者有所長？如何使鰥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豈不是養老院，慈幼院，育兒所，教養院以及救濟醫藥看護施賑，各種社會事業，都必需舉辦得盡善盡美麼？如何使壯有所用？如何使男有分女有歸？豈不是國家用人行行政考選進退的制度方法，和婚姻制度家庭組織男女的分工合作，都達到極其健全完善的程度麼？「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貨」與「力」不都是「利」的來源麼？如何使天下財貨資物都能利用開發，而又能不被有力者所侵吞獨佔，據爲私有？如何使天下人民，各盡其智能勞力，而又能使其爲全體大眾服務，不專圖私己的享樂？這是人類經濟社會最重要最複雜的問題，雖現代極進步的大政治家經濟家社會學家，恐怕還不容易有精確完美的辦法吧。

豈是清靜無爲拱手可得？由此卽知大同之治，處處是禮，處處是義，處處有聖智營謀，處處有法度綱紀，是積極而非消極，是實政而非空談。讀者一定懷疑：大同小康既同爲「禮治」，究竟分別何在呢？要知其分別在「因」而不在「果」，在「人心」而不在「治法」。天下人心，大公至正，私見盡泯，四海一家，各保性德之醇，各得情欲之平，一切政治規爲，自然符合天理，盡美盡善，而無人欲之私以害之，有禮之實，而不必標禮之名，是謂大同。若天下人心，徇私忘公，損人利己，性情失正，物慾橫流，詐僞競起，劫奪傷生；有仁人出，乃明禮義以爲綱紀，立制度以爲防閑，正之，篤之，和之，睦之，教之，導之，變之，化之，撥亂反正，民得安康，是謂小康。是故想實現小康以躋於大同之治，根極要道，惟在變革人心，轉移風俗，革小己之私見，反於大體之至公。而其最有效之工具，莫過於「禮樂」。所以論語孔子說：「導之以德，齊之

以禮，有恥且格。」（格就是變化）孝經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運篇也說：「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然禮雖爲治人之工具，而尤要則在以禮自治。想變革天下之人心，當先變革自己的心。所以尙書稱帝堯能「克明峻德」，而後纔能致「黎民於變時雍」之效。大學之道，始於明明德，終致國治而天下平。孔子論天下歸仁，必先克己復禮。所以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學者有志於大同之學，應當三復斯言。

禮運大同篇